

請看《阿彌陀經疏鈔演義會本》，第一九二頁：

◎【十、別解文義】

大科就是大段落，大段落這是第十段。前面九段都是玄談，用現代話來說就是概論，到此地這就講到經文了。這一段裡面，就是全部的經，全部經分成三分，就是三個段落：

【初序分，二正宗分，三流通分。】

這三分也要跟諸位略略的介紹一下。佛經的體裁跟我們世間書籍不相同，世間有些人創作寫一本書，自己寫一篇序，或者請別人寫一篇序，序的用意就是介紹這本書；佛經很特別，它本身有序，『序分』，它不要別人寫序。有『正宗分』，正宗就是正說，最主要的部分都在正宗分裡面，所以它經文也特別長，主要的意思都在這裡面發揮。最後它有一分叫『流通分』，這也是一般書本裡面所沒有的。流通分的意義是勸人讀了之後要把這個經介紹給別人，對現前來講，要流通十方，我們普遍的把經典介紹給大眾；對以後的人來講，要流通到後世。流通到後世的方法，在從前是印經、寫經，古時候沒有印刷，只有手寫，所以寫經流傳到後世。這是佛經裡面比較特別的地方。

但是這三分都很重要，古人講：如人食蜜，中邊皆甜。它這個義趣，三分比重可以說是相等的。序分又分為兩段，第一段叫「證信序」，第二段叫「發起序」。證信序也叫做通序，通序是一切經裡面都有；凡是佛經都有，這就叫通序，通一切經。別序，那就是每一部經不相同，是說明佛講這部經的因緣，什麼緣故來講這部經，稱之為別序。證信序，有六種證信，也稱為六種成就。

◎【初序分 初五句證。二列眾證。】

一共有六句證信。我們讀經文：

經【如是我聞。一時。佛在舍衛國。祇樹給孤獨園。】

這一行經文裡面，包括了五種證信。『如是』，信成就；『我聞』，聞成就。我們簡單的講，「如是」，因為佛當年講經沒有記錄，而是佛滅度之後，由阿難尊者把佛在世時候所說的經重複再講一遍。阿難的記憶力非常好，聽一遍永遠不會忘記，所以就請他來複講，把佛以前講過的經重新再講一遍，一面講，一面旁邊有人記錄，把它整理出來，就稱之為經典。「如是」兩個字，就是說明阿難他所重複說的，確確實實是根據釋迦牟尼佛當年所講的，不增不減叫「如是」，把佛所說的重複說出來，就是如佛所說。不是阿難自己講的，是完全重複佛所說的，這是信成就。如同這一部經裡面所說的每一字、每一句，都是阿難親自聽佛講的，而不是傳說的，這也叫「如是」。「我聞」，這是對後人負責任，是我阿難親自聽佛說的，叫我聞，不是輾轉傳說的，是親自聽佛說的，這叫聞成就。

『一時』，時成就。我在最初學佛的時候，讀佛經就是對這一句很不以為然，阿難的記憶力那麼好，怎麼能把日期忘掉？應當是哪一年、哪一月、哪一天，這就很詳細了。為什麼不這樣記載，含糊籠統說個一時，這叫我們後人看到有一點不服氣，阿難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好的記憶力？到後來才曉得，這個說法是佛教給他的。

在佛陀住世的時候，印度的社會跟中國不完全相同，印度那個時候都是一些部落、小國，大的國恐怕沒有台北市這麼大。在中國周朝的時候，大國方圓一百里就是大國了。那個時候一百里跟我們現在比一比，大概就是我們景美區這麼大，那就是一個大國了。因為周朝的度量衡比我們現在小，周尺很小，合我們一台尺，恐怕六

吋都不到，那個時候的一里恐怕連我們現在半里都不到。從前那個國家、小部落是很小的，一個村一個鎮它就是一國。因為國家並沒有統一，我們在歷史上看到周朝時有八百諸侯，那就是八百國。但是在中國，這許多小國對於周，周也是一個國，對它很尊重，無形當中好像是一切國家裡頭一個領導中心，像是聯合國的政府一樣，對於周天子非常的尊重。小國對於周天子究竟是什麼關係？可以說關係實在是微不足道，只是三年進貢一次。進貢就是送點禮物，而不是每年送的。因為那時交通不方便，近一點的地方每年進貢一次，邊遠地區是三年進貢一次，就這麼樣的一個義務，送一點土產，送一點禮物。周天子對這些小國有什麼約束？沒有。只是頒一個日曆，統統用周的曆法，曆法統一，年月日時都統一了，就是這麼一個關係。其餘的一切都是獨立的，都是自主的。

但是在印度，還沒有一個大家共同尊敬的中心。既然沒有，我們就能想像得到，它每個國家有每個國家的曆法，曆法就不一樣了。佛當年講經說法，足跡遍五印度，每一個國家都去講，每一個國家曆法都不一樣，你要記載某年某月某日，它到底是哪一國的？實際上有困難。孔老夫子寫《春秋》，是中國第一部歷史，他有年月日的記載，那就是周朝社會跟印度的社會不相同，雖然是部落時代，但是曆法已經統一，就是年月日時它統一了。這就是實際上環境記載年月日有它的困難，另外還有更深的意義，以後我們在註解裡頭會討論到。

「一時」非常之妙，淺一點的說，就是師資道合的時候，老師喜歡講，學生喜歡聽，大家都很歡喜，這個時候正是說這個經的時候。如果往深處講，那就是「一心的時候」，本經講的「一心不亂」，說聽的人心都清淨，都是一念不生，實在講，這才是真正「一時」的意思。佛說，是從真如本性裡面流露出來的音聲，聽的人是

用真如本性來接受，所以一聽就開悟，一聽就明心見性，就證果。所以這是「一時」真正的意思。

我們的心果然到清淨專一的時候，那就妙不可言。釋迦牟尼佛講這部經還沒有散，你還可以親自參加這個法會。在中國隋朝的時候，智者大師讀《法華經》讀到一半，他入定了，定中他到了印度靈鷲山，就是講《法華經》的王舍城靈鷲山，釋迦牟尼佛還在那裡講《法華經》，他在那裡聽了一座，出了定告訴大家釋迦牟尼佛《法華經》這一會沒散！這什麼道理？這是事實。現在科學也承認了，但是做不到，這叫時光倒流！在定中可以見到過去，可以見到未來。這個定，在本經裡面講就是一心不亂。如果你真正到一心不亂，過去未來你看得清清楚楚，哪有不知道的！這是現量境界，這是本能的能力恢復，知道過去現在未來。我們俗話講，這是神通，這是本能。所以你不必求神通，到一心不亂這個能力就恢復。

由此可知，這個「一時」就用得很巧妙，如果說年月日時那過去了，過去永遠不會再回來了。說「一時」，我們還能親自參與，只要我們到一心不亂的時候，我們就可以參加這個法會，就可以親自聽佛講經；佛還是在這個地方講經，這個地方還存在。正是《法華經》裡面所說，「是法住法位」，一切法各自住在它的位置上，「世間相常住」，世間相不壞；如果世間相壞了，那過去你永遠找不到了。過去所有的形相統統存在，世間相不壞，這句非常的難懂，但是現在科學家逐漸體會到這個。如果能把時光倒轉過來，過去東西統統能看見，這是近代的科學承認這個事實，可見得過去還是存在的。因此，這個「一時」就用得太巧妙，比記載年月日那是高明得太多了。

『佛』是說法主，我們現在講的主講人，這一個講演大會主講人，這個佛就是本師釋迦牟尼佛。下面是說法的地點，『在舍衛國

』，舍衛國是個城市的名字，『祇樹給孤獨園』是道場。

「如是」是信成就，「我聞」是聞成就，「一時」是時成就，「佛」是主成就，「舍衛國，祇樹給孤獨園」是處所成就。這裡面包括了五種成就，像開會一樣，會議記錄有時間地點，這就可以證明這個經不是偽造的，確確實實是佛當時所說的。我們看《疏》：

疏【別解文義者。】

這是解科題。

疏【已知一題總意。】

前面把經題、翻譯的人都介紹過了。

疏【未審經中，自始至終，為何等文，闡何等義。今乃章分句解，俾文字般若達乎實相，以有盡之言，略彰無盡故。】

這就解釋這個科題的意思，玄義就是大意，題目都介紹出來了，不曉得這部經是什麼樣的文字，『為何等文』，因為佛經裡面文章的體裁有十二種，不知道它是屬於哪一種。佛法裡面講「長行文」，就是現在講的散文，「偈頌」，就是現在講的詩歌，句子很整齊，押韻的，還有「密咒」，這是三種完全不同的文字，文字的形式完全不相同。散文裡面還有很多種體裁，偈頌有「重頌」、「孤起頌」，有這個差別。這就是不曉得這部經文是屬於哪一種體裁，它的義理是什麼，都要用科判來分析，這就是『章分句解』。

我們中國後人把古人的書分成章句，現在大家讀的《四書》多半用朱熹的章句。「章句」，簡單的講，就是把它分成段落，大段、中段、小段，看起來會清楚明白。章句就是從佛經科判上來的，由此可知，佛經對中國文學影響很大。儒家用佛經科判的方法，來分析《四書》《五經》、《十三經》。

佛經的科判，分得非常精密，這就是現代人所講的科學，它有層次、有條理，一點都不亂。縱然是大部經，你們看看《華嚴經》

表解，那就是科判，從頭到尾，那麼大部的經也是一句一個意思、兩句一個意思，他把它判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表面上是分析文章的結構，同時也顯示這個文章裡面的義理，所以科判就是註解經的。懂科判，你一定就明經。所以學講經，首先要學科判。把這部經從頭到尾，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三分先分出來，序分裡又有三分，有序分之序、序分之正宗、序分之流通，用這個方法逐漸分，愈分愈細，你才把這一篇經文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在佛經裡面，像我們這個經上所印的，它前面有個圓圈，圓圈底下的統統叫科判，這在佛經裡叫做「半科」。什麼叫半科？就是附屬在每一段經文前面。什麼叫全科？把它整個畫成表解，放在這個經書的最前面，那叫全科。有些經有，有些經都沒有了。像我們印的《華嚴經》科文表解，就是全科。

這樣一分析，就從文字般若達實相般若了。文字般若，簡單的講有三個意思：第一、「文字從般若流出」，文字本身不是般若，它是個符號，但是這種符號是從般若智慧裡面創造出來的。特別是中國的文字，是從智慧裡頭創造出來的。我們中國文字這個造字有六個體例，叫「六書」。象形字，外國也有；會意字，外國文字上就沒有了。會意，看到這個字的樣子就體會到它的意思，這都是很深的智慧在裡頭。例如「家」這個字，你在篆字裡面去看，你就看出它的味道，你就曉得它裡頭有很深的意思。家不能不要，但是不能迷，叫你要覺悟！那個「家」字的寫法，上面就是畫了一個圖，是房子，我們現在寫成寶蓋頭，篆字裡頭你看看，那個篆字的寫法就是房子。房子裡面是什麼東西？一看就曉得，是一隻小豬，豬是愚痴！叫你看到這個，你要覺悟，不要被它迷了。所以中國文字確實是從智慧裡面流露出來的。你看到這個字，你就會開智慧，要開真正的智慧。

有一年，焦國寶居士寫了一封信給我，他認識了一個女朋友，想結婚，問我好不好？我就回他明信片，寫了一個「婚」字寄給他，叫他好好的去看一看。他也能體會這個意思，回了一封信給我，他說：我不結婚了。你看這個「婚」字，見了女人，頭就昏了，他要不昏，他不會結婚，昏了就會結婚。中國古禮，婚禮在黃昏以後舉行，絕對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舉行的。你去念《禮記》，你就曉得，中國那一套過去人的生活非常有味道，它確實能跟整個大自然配合，所以中國人這個生活的確是非常有情趣的。

他這樣子做法對不對？他還是不對，還是錯了。佛法講中道，不能落在兩邊！你迷惑顛倒昏了是落在這一邊，你要是不結婚又倒在那一邊去了。這是教你什麼？你結婚的時候不昏，這個才對，這才是中道！所以他還是會錯了意思，搞到現在沒有結婚。中國文字的確是很深的智慧，譬如你成家了，成家而不迷在這個家裡頭，它就是這個意思。提醒你，不是不叫你成家，不是不叫你結婚，叫你不要迷！不要迷在這裡頭，這才是佛法所講的中道第一義。

第二、「文字能生般若」，從文字能生智慧。就是剛才講，你看到這個文字的時候，你能生智慧，文字是從智慧創造的，因此從文字也能生智慧。佛為我們說種種文字，經典我們就叫它做『文字般若』。文字能生般若，所以我們依佛的經典、依佛的言教，能夠開示悟入佛之知見。

第三，「文字即是般若」。文字是個符號，這個符號即空即假即中，那麼它本身不是般若是什麼？從文字的形相上看，它是假相；從本體上看，它是空的，它沒有自性，無自性。它是因緣和合而現的相，本身沒有自性，當體即空。可是它能夠傳遞已經覺悟的人的智慧、理論、經驗、方法，我們後人從文字上能夠完全接受，所以可以講文字就是般若。所以，從文字般若達到實相般若。這個樣

子就有很大的方便，什麼方便？是以簡單的言語文字，這是有盡的，在這裡面顯示叫我們體悟無有窮盡的義理。文字有限，裡頭的義理無窮，無有窮盡。

疏【於中分三。】

在這一段裡面，這部經裡頭分為三分。

疏【今屬序分。】

現在我們念的這一段是屬於序分。

疏【序者敘也。】

就是敘述。

疏【又緒也。】

就是頭緒。

疏【未入正文，先敘列此經之端緒也。】

先敘說講經的因緣。

疏【有證信發起二序。】

序分有兩段：第一段是證信序，第二段是發起序。『證信序』，就是六種成就。『發起序』在後面，這部經、這一次法會的因緣，與其他的法會因緣必定是不相同的，所以又叫做別序。

疏【今唯證信，凡證信者，皆以六種成就。今順文便，均其繁簡，且分為二，先明五句，後明列眾，合之成六。】

蓮池大師把前面這五種成就合在一起講，合成一段。列的這些大眾，因為人多，所以他把它另外分成一段。這就先說這五句，後明大眾。

疏【茲復例前統括大意，次乃離釋。】

先總說，然後再一條一條的介紹。

疏【言如是之法。】

『如是之法』，就是指這部經。



疏【我從佛聞。】

『我』就是阿難尊者自稱。經是阿難尊者集結的，就是他複講的，重複說的。

疏【彼一時釋迦牟尼佛，在舍衛國之祇園也，蓋是佛示阿難故。】

一切經前面加這個引子，加這幾句話，這是佛告訴阿難的。佛在滅度的時候，阿難很傷心，因為阿難只證到初果，見思煩惱沒斷，他是見惑斷了，思惑（貪瞋痴慢疑）沒斷，所以佛滅度，他很難過，他還流淚。這個時候，阿[少/兔]樓駄告訴他：佛快要滅度，有些很重要的問題你要請教，你怎麼可以哭起來？他這一提醒，他說：什麼問題，我現在心裡亂了，我想也想不出來，什麼該問？什麼不該問？阿[少/兔]樓駄教他問四個問題，這四個問題非常重要，關係著僧團。

第一個就是，佛在世的時候，我們大家跟佛住在一起，佛領導我們，佛不住世了，我們依誰做老師？我們跟誰去住？這就兩個問題了。將來我們把佛所講的這些經集結起來，這個經的前面要不要加些文字？因為印度外道他們的經典前面都有引子，我們是不是需要？應該怎麼加法？第四個問題就是，佛在世，當然學生很多，學生裡頭也有些調皮搗蛋的，佛可以制伏他們，佛不在了，我們都是同學，他們擾亂僧團，怎麼辦？就提出這四個問題。

佛就答覆他，第一個「以戒為師」，佛不住世了，佛制定的戒律在，依照戒律來修行就等於是老師沒有兩樣的。「依四念處住」，我住在哪裡？依四念處。四念處：觀身不淨、觀受是苦、觀心無常、觀法無我。我們把心安住在四念處上，就跟佛在世沒有兩樣了。將來集結經，一切經的前面要加「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什麼地方，與哪些人」，這是交代的，所以現在一切經上有這個句子。第四

個，惡比丘調皮搗蛋的，怎麼對付他？佛就講「默擯」。默擯就是不理他，隨他去。這是『佛示阿難』，佛指示阿難的。

疏【如是我聞有三義：一斷疑故，二息諍故，三揀邪故。】

阿難尊者當年集結經的時候，一升座，三寶加持，阿難的相都變了，變得跟佛一樣，所以底下聽眾都懷疑了。有人懷疑：是不是釋迦牟尼佛又來了？釋迦牟尼佛滅度了，當然不會再來。是不是他方佛再來？也有人懷疑阿難成佛了。所以阿難一唱「如是我聞」，大家疑惑就沒有了，這是第一個意思，『斷疑故』。第二個是『息諍論』，如果說阿難來說的，大家不服氣，阿難說這不是我說的，統統是佛說的，大家沒話說了，不爭論了。第三個是『揀邪』，邪就是印度的外道，印度的外道經書前面都有「阿憂」，阿憂就是有無，就是或有或無，是捉摸不定的；佛經不用這個，佛經用「如是我聞，一時」，用這個開端。這是揀別跟印度一切宗教的經書不相同，一展開看到這個樣子就不一樣。

鈔【文字般若，謂般若無言，賴言而顯。故佛以文字說經，今還以文字解釋。】

古人所謂「道本無言，因言顯道」。中國聖人也說：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」這個觀察跟佛陀的見解不相上下，換句話說，都明瞭宇宙萬法的實相，真相，本來是不可說。《大般若經》，雖然在佛經裡面篇幅最大，有六百卷之多，它的中心太簡單了，「不生不滅」。「般若無知」，般若本來是無知，無知是般若之體，它應用的時候是「無所不知」。般若之體是什麼？實在講就是清淨心。你要求般若，到哪裡求？不是去念《般若經》、念《金剛經》你就有般若了，沒這個道理。念了《大般若經》，你就有般若？愈念愈迷糊，愈念愈糊塗。般若一定是從定中去求，禪家講甚深的禪定。他得甚深禪定，他智慧開了，就是六祖所說的「本來

無一物」，這就是般若，般若之體。在我們淨土裡面講，就是一心不亂，一心不亂有事一心、有理一心，這是講的理一心，事一心還不行。事一心是定，它能夠伏煩惱，不能夠轉煩惱為菩提，諸位要曉得，那個煩惱跟般若智慧是一樁事情，是一不是二。定能伏煩惱，不能轉煩惱，不能把它轉變，到開智慧就行了，就把煩惱轉變成菩提，把生死轉變成涅槃，它是一個東西，不是兩個東西。

諸位要曉得，講斷煩惱，這個「斷」字不是真的斷，真的要把煩惱斷了，般若也斷掉了，那還得了！這個斷實在講是轉，煩惱沒有了，煩惱都變成智慧了。迷的時候，把般若轉變成煩惱了，這叫凡夫，迷！覺悟的人把你的煩惱習氣統統轉變成大智慧了。經上常講：煩惱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。因為它是一個體。所以佛教給我們就是要轉變，你要會轉變。由此可知，佛法確確實實它是活活潑潑，不是個死呆板的。小乘人那根性實在是劣，他死在字裡行間、死在教下，他轉不過來，他的能力充其量只能伏，伏到最高也不過是證阿羅漢而已。阿羅漢沒智慧，三德祕藏就是般若、法身、解脫，阿羅漢沒有證得法身，也沒有般若，阿羅漢只有一點點小的解脫，這個解脫是從定當中得來的，沒有得大解脫。大的解脫一定要從般若智慧裡頭轉煩惱成菩提才行。由此可知，這個智慧非常的重要。

智慧是佛法追求的最後的一個目標，也是真正的目標。求智慧的方法絕對是禪定，這也是沒辦法改變的，不從定當中決定得不到智慧。絕對不可以說，禪宗才修禪定，別的宗不修，那就錯了。禪宗固然是修禪定，其他所有一切宗派，八萬四千法門，統統修的是禪定。他或許那個名字不叫禪定，意思是禪定，像我們淨土標榜的「一心不亂」，一心不亂就是禪定。教下，像天台家修的止觀，止觀就是禪定。禪定，這是印度梵文翻譯過來，禪叫靜慮，靜就是靜止，把所有一切的妄想止住，這就是「止」；「觀」，定中有一個

境界，你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靜慮就是中國人所發明的止觀。所以，止觀就是禪。由此可知，沒有一個宗派、沒有一個法門不是在修禪定，只是它的方法不相同、手段不一樣，統統是在那裡修定。我們淨土宗的方法就是用一句「阿彌陀佛」佛號來修禪定，符合於禪定的意義，也符合於止觀。念這一句佛號，你其他的一切妄念止住了，這就是止；你這句佛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這就是觀。

禪家參話頭，參話頭是觀，息妄念是止，他是念念要提醒這句話頭。我們念佛的人是念念提醒這句佛號。但是參禪的人用提醒話頭，他要不到大徹大悟、明心見性，他沒有辦法，他得不到受用，那個路就很困難了。我們這一句佛號，縱然不能得到甚深的禪定，只要念到相應就能往生，這是二力法門。念佛人容易成就，成就往生；禪，不容易成就，非常之難；教下修止觀，也不是個容易的事情。所以天台從智者大師以後，天台宗許多祖師不修止觀，他都念佛。止觀是智者大師發明的，《摩訶止觀》、《小止觀》都是他發明的，他自己不修，他自己念佛，他最後還是念佛往生的。你就曉得念佛法門殊勝，念佛法門可靠，止觀沒有念佛那樣的可靠。要想開智慧，一定要修清淨心，也就是講修一心，你才曉得這是真正的重要。清淨心起作用就是般若智慧；我們心不清淨，那就沒有法子，你再聰明、再有智慧都叫世智辯聰，不是般若智慧。

『般若無言，賴言而顯』，佛給我們說法說了四十九年，阿難尊者這些大德們集結，留下來這些經典，甚至這些經典又經過中國古德翻譯，翻成中文，中國的文字也是屬於般若，能顯佛所說的這些道理。『故佛以文字說經，今還以文字解釋』，祖師這些註解依然用文字來解釋佛的經典，幫助我們深入佛的境界。

鈔【然文字性空，即是實相。故三種般若，相為融通，不礙文字也。】

解釋前面「文字般若達乎實相」這一句的意思。『文字性空就是實相』，實相就是它的真相。由此可知，文字也是屬於解脫相，什麼叫解脫？拿現在的話來講，就是自由自在，沒有一點拘束，沒有一點障礙，文字確實是如此。文字它也不在內，也不在外，也不在中間，就像《楞嚴經》上釋迦牟尼佛問阿難尊者七處徵心一樣。事上雖然有，理上確實沒有，這就是文字性空，與實相相應。明白實相、事實的真相，我們對於文字，也就是說我們對於經典，要用什麼態度來觀察它？不離不即，這個態度就對了。「不離」是不離開經典，我們天天讀誦它，「不即」是我不執著它，這是你真正認識了它。你離開了它，你說這個文字性空，我不要它了，你著了空；你執著它，不放它，你執著在有了。大乘佛法之可貴，是空有兩邊都不執著，我沒有離開經典，天天讀它，我不落空，我不執著經典，我不著有，兩邊都不執著。這個樣子，你才能體會到經裡面的義趣。決定不可以死在經文裡面，這是諸位同修要明瞭的。要曉得，佛所講的言語、佛所講的文字是啟發我們本性的，你要執著在裡面就變成障礙了。

本性要怎樣才開顯？一法不立才開顯，就是到無一物的時候，本性就開顯了。換句話說，你要把你心裡頭所有一切分別、執著、妄想、牽掛統統放下，你的本性就開顯了。有一樁事情牽掛著就不行，就把你的本性染污了，就把你的本性障礙了。要是講佛法，說起來實在就是這麼簡單。我們今天所以不能見性，牽腸掛肚的事情太多了，聽了佛法，我要捨掉，能捨得掉嗎？捨不掉！捨不掉就不能見性，你的真性就被這些東西纏縛住了。你要是真的能下定決心，我統統捨掉了，統統捨掉就見性，就明心見性了。

而且捨，我再告訴你，不是事上捨，事上捨盡了，不能見性。如果事上捨盡能見性，人死了不都捨掉了，一樣也帶不去，身體都

帶不去，那應該明心見性！他死了以後為什麼還要投胎去輪迴？所以諸位要曉得，不是事上捨，是心上捨。佛為什麼又叫我們在事上捨？事上捨是希望幫助你心上捨，是這個意思。心上真能捨得乾淨，事上有沒有決定不礙事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，怎麼會有障礙？所以成佛是心成佛，不是身成佛。

佛教我們持戒律，就是要捨那些不善的，一切不善的事捨掉，這是教初學用這種方法。因此，我們持戒可不能死在戒條之下；死在戒條之下，不但不能開智慧，你也不能得定。本來無一物，哪裡還有戒？如果還有一條戒，那就還有一物！還有一個不殺生，那你本性裡頭還有一個不殺生，還有一物，不能叫無一物；還有一個不偷盜，那你有二物，你就不是無一物了。所以要曉得，清淨心裡頭什麼都沒有，那完全是本性顯露出來。

可是我們無始劫以來就迷失了本性，現在佛教給我們的方法，逐漸一步一步去恢復我們的本性。從持戒開始，從持戒得定，從得定開智慧，開智慧顯我們的真如本性，用這些方法手段。這些方法手段在修行過程當中是必要的，但是上了一步，底下一定要把它擺脫。到得定，就不要再持戒了，為什麼？定共戒。一個有定的人，他會不會犯戒？不可能的。所以叫定共戒，那就不必一條一條去持戒了。到證果，叫道共戒，決定不會犯戒。

由此可知，佛所定的許許多多的事項是幫助我們修心的，修心是主，心清淨，身哪有不清淨？身一定清淨。身心清淨，我們境界就清淨，世界就清淨了。我們要看那個世界好不好，從哪裡看？從人心去看。人心不好，這個世界一定有災難，心不清淨！極樂世界為什麼好？不要看別的，他心清淨，每個到西方極樂世界的人都是清淨心去生的，所以他那個世界美好！心不清淨不能去，一定要心清淨才能往生；不像我們這個世界，心不清淨他也來了，這個問題

就嚴重了。

『三種般若，相為融通』，三種般若就是文字、觀照、實相。依文字、起觀照、證實相。「依文字」就是依經典，我們讀經這是要依靠文字，沒有文字，我們沒法子接受佛的教誨，佛教後人完全要靠文字。我們讀經要緊的是「起觀照」，這就是會讀，就不是死在文字裡面。什麼叫觀照？嚴格的來說，這個「觀」是不用分別執著，拿現在的話來講，講個相似的，只能說相似，還不是真實的，所謂「直覺」，直覺的，就是沒有經過分別，沒有經過思惟想像的，我們眼看外面境界，耳聽音聲，這叫觀。「照」是明瞭的意思；照見了，是明瞭的意思。我們眼一見外面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這是「觀照」，像我們一展開經本，我們這個字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意思也很清楚，這是觀照。如果我們展開這個經典，每一句去想它裡面的意思，那就錯了，為什麼？你一想就第六意識做主了。觀照，簡單的講：不用心意識。我們再說得簡單一點，就是不用第六意識、不用第七識，這就是觀照。第六識是分別，我不分別，第七識是執著，我也不執著，我不分別不執著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這是觀照。這種功夫用久了，實相就現前了。

所以讀經，我常常跟諸位同修說，會讀經的人，實在講念註解也是一樣，我講戒定慧三學一次完成，這是我們從三學上來說。如果就般若來講，就是觀照般若入實相般若。因為當我們六根接觸六塵，我們不起心不動念，不分別不執著，不落印象，就是實相；套《金剛經》上的話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實相」。我們一起心一動念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外面的相有沒有變動？沒有。

虛妄相跟真實相從哪個地方區別？從我們心念。我們用真心看外面境界，外面境界是真實相，是實相；我們用妄想心看外面境界，外面境界是虛妄相，就是這麼個道理。真心裡面沒有念頭，《大

乘起信論》上說得很清楚，「真心離念」，沒有念頭。所以我們沒有念頭的這個心是真心，沒有念頭這個心，見一切萬物，那就是諸法實相，給諸位說，就是一真法界。為什麼？你裡頭沒有分別，你沒有分別就沒有好醜，就平等的；沒有執著，你就沒有好惡。沒有好醜、沒有好惡，沒有喜歡、沒有討厭的，一切法是平等的，這個境界是一真法界。

所以佛與大菩薩住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並不是說離開我們這個世界別有一個一真法界，那你就搞錯了，那個沒有！一真法界跟十法界都是我們自己心在變的。我們心裡頭沒有分別執著，沒有念頭的時候，這個法界是真的，一真，那是真的；起心動念，我們這個心是妄想心，打妄想，你見到這個境界就千變萬化。所以這個境界，說老實話，境隨心轉！佛講的話真的，不是心隨境轉。所以學佛的人一定要學什麼？境隨心轉，就得自在了，這是學佛的人。

不學佛的人，苦！心隨境轉。這個世間有些看風水，風水是什麼？境界，你隨境界轉！境界會影響你，人家恭維你幾句，你好歡喜，你心都動了，被人家轉，被外頭境界轉；人家罵你幾句，你要生好幾天氣，你都是隨境界轉。會隨人事的境界轉，會隨物質的境界轉，這個才講求風水。風水到佛法裡講不通！佛法是什麼？我心轉境界，哪來的風水？沒有了。這才是究竟，這才是徹底，自己轉人事環境，自己轉物質環境。一切是自己做主，不是外境做主，自己做主，這才叫佛、才叫菩薩。

佛法裡面講修行，修什麼？就是修的這個。諸位一定要曉得，你離開一切人事環境，離開一切物質環境，你到哪兒去修？你沒地方修！就是在這些境界裡面提起觀照般若。禪家講，不能失掉觀照，失掉觀照就迷惑了。觀照就是念念提醒自己的警覺，不被境界轉。他恭維我，我心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這是我智慧照住的，不是



說我糊裡糊塗，他恭維我，我不曉得，那變成麻木不仁了。他恭維我，我知道，清楚！可是我心裡面怎麼樣？沒有那個興奮，心是平的，平靜的。在表面上，我們也客氣客氣，那是外表，那是應付他的，那就是般若智慧的起作用，所以說無所不知，起作用！人家罵我幾句，我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我心裡怎麼？不生氣，不被境界所轉，心清淨。始終在境界裡保持著清淨心，這就叫學佛，佛是這個學法的。

你天天念阿彌陀佛，如果在境界裡還被境界所轉，你這個佛號念的不得力！佛號念到真正得力，就不被境界所轉了。不被境界所轉，就與般若相應。換句話說，你在境界上能做得了主，你將來往生極樂世界決定做得了主；境界上做不了主，將來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那也是境界，那你還是做不了主。真正修行，不能離開社會。小乘人躲到深山人跡不到的地方，挖個洞住在那裡苦修，沒有用！修上十年、八年，叫他到台北市來逛一下，馬上就完蛋，一切都完了，那有什麼用？禁不起考驗！所以真正修行就是要在都市裡，要在紅塵裡面歷事鍊心，抓住這一句阿彌陀佛鍊自己的清淨心，在境界裡鍊清淨心，這是真正學佛。我們今天就講到此地。